

# 卷天厚土

廖红球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 原天厚土

廖红球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天厚土/廖红球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ISBN 7-5006-6335-8

I. 苍... II. 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4537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64015592 营销中心电话:(010) 64065904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1.25 印张 3 插页 251 千字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7 月河北第 1 版

印数:1—5000 册 定价:21.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廖洪球（笔名廖红球），1952年7月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市，原籍福建省永定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兼《作品》杂志社社长。

已出版：

文学方面：长篇小说二部；报告文学四部；小说集一部；小说经改编为电视剧（上、下集）在全国各省电视台播出一部。（部份作品与人合作）。

曾获广东省新人新作一等奖、广东省第四届鲁迅文艺奖、《人民日报》报告文学一等奖等多种奖项。

美术方面：参加1972年省美展并送北京展出；2005年5月作品入选“广东省第四届中国画展”；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自作题图、插图；2002年至2005年连续四年出版大型挂历《君子清风》——名家国画精粹等。墨竹画作在《中华儿女》、《作品》、《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党风》等多家报刊发表；《中国书画收藏》杂志、《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广东电视周报》等以专版介绍。

## 第一章

---

中秋一过，粤东山区的早晨，习习轻风吹拂过来，虽觉清爽，却有了几分凉意，令人油然感叹，春种秋收，年怕中秋，月怕过半，这一年又快过去了！

太阳虽然挂在了山顶上，山的背阴处，却依然云烟氤氲，如没散去的晨雾，湿气很重地在半空中浮沉飘荡，形状仿如一朵大大的蘑菇，盘旋在浓密的树梢上，使树林里的一切显得既朦胧又阴湿，透着令人畏惧的森严。

山的背阴处，除有茂密的树林，还有小溪流淌，潺潺溪水的声音，使山区的早晨有了很动听的乐章。而小溪旁又多有蜿蜒不绝的山道，尤其是那种用青石板铺就的狭小的官道。只是处于秋日的早晨，尽管太阳当顶，青石板却依然湿漉漉的，仿佛刚刚下过一场毛毛雨，使青石板的颜色透出几分厚重与深沉，斑驳的石面，似乎在无声地诉说它岁月的久远，叹息它渐渐被人遗忘。至于这条连接广东与江西和福建的官道修于何年，何人所修，没人知道。官道年久失修，已破败得不成样子，许多石板要么已断裂，要么被人取去修建猪栏，或修盖房屋，因之时断时续，仿佛是需要后人顺此去修补的历史。

这天一大早，在这条官道上，很匆忙地走着一对母子。大约是上路太早而又赶路太急，身上已被茅草上的露水打湿，两条裤

腿的下半截，湿漉漉的。

母亲月秀看到儿子阿狗古兴冲冲地一个劲地往前奔，忙唤他当心冬茅草把脸划破。山道两旁尽是浓密得低垂下来快将路面掩盖的冬茅草，叶片上的锯齿，厉害着哩，平时上山砍柴，纵然穿了长袖衬衣，稍不当心依然会在身上划出一道道口子，生痛生痛。此刻，她肩上背着一个大包袱，显得有些吃力，步履时不时地趔趄一下，头发也零乱不堪，瘦削的脸颊上透着极度的疲惫，加上衣着也颇陈旧，形容越加不雅，颇似逃难的灾民。不过，她身上的衣服虽陈旧，却是那种客家妇女呆在家中忙碌家务时常穿的蓝布交襟长褂，穿着这种衣服，进这样的大山里，没谁把她当外人，最多觉得眼生而已。只是这样的衣服穿在她身上，与她的年纪实在相去太远。

被母亲唤作阿狗古的孩子，显然对新的地方充满无限的兴奋，浑身是劲，一点也不在乎山道的崎岖，往前奔跑一段路，便立住身子，转过脑袋问：“妈妈，你说的分水岭，还有几多路？在分水岭上是不是有一个风雨亭？”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哪知道母亲此刻的心思，然而做母亲的又如何能把压在心里的苦恼说给尚不懂事的孩子？便说：“快了，再翻过两座山就到了。依你这样一路猛跑，到了那儿也会累得站不起来。慢点走，前面的路，比这还更难行。分水岭上，有一座风雨亭，风雨亭里有一个叫阿苦伯的阿公。”

“阿苦伯就是那个专卖山藤茶的阿公？”孩子依然立住身子在问。

月秀望着孩子纯真的眼睛，心里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嘴里却说：“是的，阿苦伯几十年来都在风雨亭里卖那种茶面上漂着谷壳的山藤茶。”

“为什么要在茶面上放谷壳？那好喝吗？”孩子对弄不明白的问题，总喜欢刨根问底。

“好喝，我这么多年没喝过，唉，还真想哩！过去，我每次挑担从那儿经过，就是空手从那儿走过，都要喝上一碗，唉，那种滋味，真是……”月秀说此话时，脸上溢出了少有的笑容。于倏忽间，她脸上的笑容便消失，就像猛地被一阵风刮跑了。她想起了多年前从分水岭离家出走时的情景。

“妈妈，为什么要叫分水岭？那儿是不是有一座山岭把水分开，像水坝一样？”孩子哪里看得出母亲脸上的变化，依然追问着。

“你慢些走。这些事情，以后慢慢讲给你听。反正也快到了，到了那里，你看了就知道。妈妈讲不清楚！”

确实，月秀一时无法把许多事情向孩子述说清楚。

山里的早晨，尽管山背处显得阴凉，可出门早的山民，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月秀在与儿子说话的当儿，隐隐地听到山里面有人在砍柴，那一阵阵沉闷的响声，令她倍感亲切。就在她仰头打量山林深处时，一种令她血脉贲张的歌声在敲打着她的心房：

入山看见藤缠树，  
出山看见树缠藤。  
树死藤生缠到死，  
藤死树生死也缠。

榄树开花花揽花，  
郎在榄上妹揽下。

掀起衫尾等郎揽，  
等郎一挽就归家。

这是多年没有听到的客家山歌。这是一位与自己一样的女人在唱。却没听到什么地方有男人附和，只有别处同样沉闷的砍柴声算是作答。

没人附和，那女人似乎并不在意，不停地唱个不歇，唱完了，隔了片刻，又放大嗓门唱了起来，仿佛一直在十分固执地守候着男人的应和，当然，歌声中透着极度的无奈与凄凉。这让月秀听了心里揪得紧紧的，产生了一阵阵的痉挛，脸上布满了愁苦乃至痛苦的神情。

月秀这几年来虽然一直生活在客家人聚居的地方，但她总觉得与自己的客家山区，有着一些本质的不同，虽说大家的口音十分接近，生活方式也大致相同，可她心里却有着说不出的别扭。纵然这首词曲都一模一样的客家山歌，那儿的人唱，她就无法听出更浓厚的意味，甚而感到他们唱得有些走调，没唱出过去自己唱时的那种神韵与底气。于是，她总觉得除了自己的家乡，别处的客家人，相比之下，有许多不同，哪怕住了好几年，也很难习惯，即使是使用了多年的家什，拿在手上总觉得不如家乡的好使，尽管外形与做工都一模一样。

她立住身子引颈眺望山林深处，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年岁的女子在唱山歌。在她的记忆中，自己就唱得比这委婉动听，唱歌时，有时会有男人随声附和，一起一伏，一问一答，一唱一和，总是那么和谐自然美好。那女人的歌声，让她想起了逝去的往事，同时也勾起她对未来日子的担忧。

从这歌声的韵味中，她知道自己已进入了粤东山区，也就是

说，进入了生养自己的家乡。想到这片苍天厚土，她心里压抑不住地有了些许的喜悦，于愁苦的神情中挤出一丝笑意，很希望哪个角落里有一个男人随声应和那女人的歌声。

阿狗古站在前面嚷道：“妈妈，快走啊，早点到分水岭，早点到风雨亭，早点到家，早点见到我阿爸！”

儿子这一连串的早点早点，令月秀的心情复又沉重起来。想到不能在路上耽搁太久，便对儿子说：“你慢些走，当点心，这儿的树木多，林子里有伤人的动物，留神点。”说着，便再朝山上眺望了一眼，随后提足上路。

走了一程，阿狗古显然有些累了，没有了刚才的兴奋，嘴里一个劲地叫嚷：“怎么还没到？怎么还有那么远！”说着就在路边的石块上坐下。

月秀抬头望望远处的山峦，心头荡起一股热潮，她知道，翻过这座山，就是她的家乡月影村。于是，把背上的包袱放下，顺势坐在儿子身边的石头上。

这几年山里人都学珠江三角洲，舍得花大力气修建公路，说路通财通，要想富先修路，这条官道行人明显稀少了许多，走了一早晨，居然还没碰见一个擦身而过的行路人。月秀望着官道下面潺潺的小溪，想，溪水依旧，怎么这条路就如此冷落了呢？纵然修了公路，通了汽车，也总有抄近路的人啊！过去她和大人走这条路挑盐去江西，路上的行人很多，不时地还会遇上相隔不远的村人，更别说朝出夕归来山上耕作的村民。眼前一片蕃薯地，她细看之后，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触电般地站了起来，慌忙拉起儿子的手，说：“阿狗古，咱们快走。”

阿狗古不知母亲为何这般惊慌，扭着屁股说：“我不，刚刚坐一下，你就拉我起来。我都累死了！”

“你看到那块蕃薯地吗？”

“看到了，我还想去挖几个蕃薯吃哩。可蕃薯地已让人挖得不成样子，连蕃薯藤都全扯断了。”

月秀切断儿子的话头：“哪里是人挖的，那是野猪在夜间干的坏事！”她没说出的话是，说不定野猪就在这附近哩！

对野猪的厉害，山里人提起莫不畏惧三分，然而却又奈何不了。你打它，打得好，山民们有口福，打得不好，那野猪可是认得人的，下回若是让它遇见了，哪能跑过它四条腿！即使有枪在手，你一枪没把它打死，它会豁出命死追你不放，过去山里就常有威猛的男人死于野猪嘴下。可对付野猪，山里人祖祖辈辈除了动枪，没有更好的办法，起先在蕃薯收获的时候，夜间还派人上山打锣，以惊吓它们。后来，野猪也习惯了，可谓“老山猪不怕铜锣敲”，对锣声一点也不害怕，照样把好端端的蕃薯地糟踏得不成样子。

月秀丝毫不敢怠慢，她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多么不利。因为这是一个山坳，四处长满比人还高的冬茅草，别说一只野猪，就是一群野猪藏在里面也很难发现。就在她慌乱的时刻，只听冬茅丛里有一阵风刮过来的响声，月秀暗叫不妙，几乎是提着阿狗古的手，把他连拉带扯地往前奔去。

阿狗古没见过这种世面，嘴里叫喊着：“我有脚，自己会走，我不用你拉……”

这叫声未落，月秀看到左侧的冬茅丛里有一只棕黑色的野猪越过小溪向自己的方向冲来。她吓得甩掉背上的包袱，抱起阿狗古就顺路而跑。

就在她飞跑的当儿，身后右侧猛地响了一枪，把月秀惊得立时站住了，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也难怪，莫说月秀没见过这种世面，就是村里许多上了岁数的老人，也未必见过。只是，这声枪响非同一般，山坳里的枪声要比在山上或其他地方响亮许多，惊天动地，山谷里会响起一连串的回音。何况村民们用的并非武装给民兵的步枪，而是他们祖传的火铳。这种武器，如果装进钢条，杀伤力决不比步枪小，甚而更具威力。阿狗古被这响声吓得身子一颤，是很自然的，他惊慌得从月秀手中挣脱，疯了似地一个劲地无目标地乱跑。

月秀呆住了。她看到儿子在山道上猛跑，想叫，却发不出声音，想追，却迈不出步子。她完全失去了思维能力。不过，她心里明白，野猪是冲着开枪人冲过来拼命的，要不怎么会从左侧的溪那边冲到右侧的这边来！

可月秀却又分明看到从左侧冲来的野猪直朝阿狗古奔去，将一大片冬茅翻动得呼呼作响。

也就在这个时候，月秀看到一个身影儿在左侧的冬茅丛里一闪，瞬间又发出一声巨大的铳响。而这一铳，似乎并没打着野猪，它仍然在发了疯地狂奔，只是掉转了头朝铳响处狂奔而去。

那从左侧冬茅丛里开铳的人，分明是看到野猪在朝阿狗古冲去，故意开了那一铳。要不，山里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执意与受伤的野猪较量，那样的话，说不定付出的代价就是性命。

野猪显然是发威了，奔跑中发出了撕心裂胆的吼叫，震得整个山谷都响起骇人的声音。兴许正是野猪的吼叫把阿狗古吓住了，使他发呆地立住身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月秀倒是被野猪的叫声倏地激起了强烈的母爱，不顾一切地朝阿狗古冲去，并紧紧地抱已经吓得身子不住颤抖的阿狗古抱在怀里。

这时，月秀看到在小溪边，比人还高的冬茅草中，发出了一阵激烈的响声，而一直藏在她身子右侧第一个开铳的人，这时也冲了出来，一连朝天放了好几铳，大约是想把野猪引过这边，以方便那人逃走。

兴许正是这几铳起了作用，小溪边的响声渐渐平息下去，过了片刻，只听小溪边的人打了一个长长的唿哨，在叫嚷着：“还是那只母山猪，要不今天我当真就没命了！”

据说，母山猪比公猪还敢拼命，尤其是看到你伤害了它的小猪，任凭你如何开铳，只要它还有一口气，能站起来，它就能一个劲地往前冲。如果它的小猪不在身边，情况就大不相同，它会挂念小猪，你退，它也退，赶紧跑去寻找它的小猪。否则，只会是鱼死网破。

不一会儿，月秀看到从冬茅丛里走出一个提着火铳的人。此人嘴里在一个劲地抱怨：“都什么年头了，有公路不走，偏走没人走的山道，搅得野猪都跑了。要不是顾忌你们母子的性命，它能跑得脱？！”

月秀见那人走到了跟前，抱着阿狗古咚的一声跪在地上，磕着头说：“多谢你救了我们母子一命，我们母子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请救命恩人留下姓名。”

“起来，以后当心点，更不要随便带着孩子到山里面来。”说话间，那男人走近了月秀跟前，并弓下身子去扶月秀母子起来。

月秀在那男人的搀扶下，刚站起，正眼一瞧，惊愣得犹如刚才看见了野猪一样惊慌，嘴巴张得合不拢。

那男人猛地一见是月秀，脸色立即阴沉下来，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二话没说，提着火铳扭头就走了。

隐身右侧冬茅丛里的人在叫嚷道：“黄叔公，是什么人在那

里，搞得把野猪都放跑了！白白守了一夜……”

那被唤作黄叔公的人，快步走在山道上，朝山上的人说：“不认识的。问那么多干什么？就你口水多过茶。走，回家去……”

阿狗古不明白那男人怎么一下子就扭身走了，对月秀说：“妈妈，那个红鼻头的阿公怎么那么凶？”

这孩子，眼睛还真厉害，一下子就瞧出了那人长有一个红鼻头。

## 二

分水岭，并非当真顾名思义地屹立在河流中将两山分开。不过，却也有的真像那么回事，站在分水岭上，能够一览众山小地看到在它的左右两侧的江西与福建相连的连绵不绝的群山，以及山下逶迤不绝的河流与山溪。

至于为什么把这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山冈叫做分水岭，在这儿世代居住的山民，大约没人能够回答，正如大家均不知道岭上的风雨亭是建于何年何代一样。只知道一辈一辈都这么称呼，而且这名字也非常符合地理与情理。记忆中，发生在村民中的许多事情，似乎都与这分水岭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居住在分水岭交界处的村民，世代对这个山头总是投以非同寻常的关注。

谁说不是？地处三省交界处，什么信息都来得比别处更为快捷，不管什么朝代与什么时候，即使是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时期，物资的交往也比较频繁，分水岭的出名，应该在情理之中。

当然，大家更知道在分水岭上有一座风雨亭，在风雨亭中有卖了几十年山藤茶和经历了种种磨难的阿苦伯。

风雨亭建在分水岭的制高点上，撇开占据的风水不说，站在此处眺望前后左右绕着山峦修建的一条条年代十分久远的官道，和用鹅卵石铺就的古道，瞧着它们像一根根古藤从幽幽深山攀缘而上，看着在路上行走的山民，站在这高处顺风向他们打着招呼，听着他们的回应，风雨亭的功效就不仅仅是所有山道的驿站，别具了另一层不可言喻的意韵。而当初建亭的主旨，当然是意在给过往脚客歇息纳凉，挡风避雨。位于三省交界处的山岭，来往的脚夫挑着担子爬上这儿，自然气喘吁吁，有了它，其方便是肯定的。

随着时间的延伸，山村经济发展，风雨亭随之也起了新的变化，有了新的活力与生机。过去与现在依然委蛇的官道与鹅卵石铺就的古道，虽然仍是沟通东至福建、江西老林，西向广东省城乃至邻近几个县城的通道，但新修的公路在盘山而上后，仍然要在风雨亭旁边绕一个圈，打它前面经过。岭下的月影湾，办了一家很有名气的自行车轮框厂，随着工厂的发展，修建了一条通往县城连接省城的公路。筑路前，勘测队想使公路省去围绕着山坡而爬行的路程，左勘右测，结果还是无法避开分水岭，好几位戴眼镜的小伙子站在分水岭前都说，看来这儿确实是个扼住咽喉的要地。这话一点不假，否则在有了公路后，在村民们世代跋涉的官道与鹅卵石铺就的古道均被冷落的今天，分水岭也就不会新旧兼顾，无论是走新路还是走老路的人，都必须在它面前作短暂的停留。愿意抄近路的山民，或者从外省深山里翻过山来走亲串户的山民，都依然循着老路爬上分水岭，在风雨亭里喝一碗阿苦伯的山藤茶。

在南方山区，风雨亭几乎随处可见，式样向来都不花哨，除了遮风挡雨之外，要说会有什么与众不同，大多是在亭顶弄点花

样，阔气点的，会修出比较漂亮较有气势的飞檐，亭子里面会用好点的石板沿墙修出宽宽的长凳，可任人或坐或摊直了身子躺下，亭门的石柱子上，会刻上吉祥的对联与亭眉。只是无论如何变化，它们左右后背都有密不透风的墙，而正面洞开，无门，亭前会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较为平坦的场子。但大多数的风雨亭，一般都不风光，甚至有风雨飘摇之感，破落的，往往被四周的茅草掩盖，蛇鼠出没，蚊虫遍地，透着不尽的凄凉。

就分水岭上的风雨亭来说，实在非常一般，无任何值得炫耀之处，甚而还显出了几分破旧，并没有因为前面有了公路而神气多少，亭外壁上的灰壳已层层脱裂，裸露出暗青色砖块，顺着砖缝钻出了长长的梳茅、凤尾、蒲公英，更有壁虎附着其间，爬墙直上。亭内的墙面因不断加灰，剥落后露出每次加灰的本来面目，那种多层次的叠加，使得墙面形状类似当地土产云片糕，而每次叠加、剥落后，裸露出的涂写在上面的字迹依稀可辨，诸如：打土豪分田地、超英赶美、割资本主义尾巴，亦有瓦砾划的客家山歌“日里想妹千百转，夜半念哥几十回”之类。如果再细心观察，在亭内顶端能看到据说是太平天国将领康王汪海洋的遗墨：天国不灭。至于是不是康王所写，无法考证，但字却依稀可以辨认出来。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大约要数风雨亭背面坡下的一棵很有年头、五六个汉子才能合抱的大樟树，和缠绕在树上比大腿还要粗的山藤，以及这根山藤绕过这棵大樟树又将另一棵树身略小的樟树缠在一起的情景。山藤缠树在山里并不少见，可在山顶上出现如此的情景着实很令人震撼。你看那棵大樟树，树身似乎已完全干枯，布满了近似树的底部露出地面的根那样的凹凸不平的木纹，透着不尽的沧桑与老态。在树根部有一个能藏进

一人的大洞，在树身的上部，斜着也有一个大洞，钻进树洞，仰头可以看到阴沉沉的一片树冠。而这根山藤，就是顺着树的根部像分水岭新修的公路一样环绕着穿插着，一直跃上树冠，并将许多粗壮的枝杈都缠绕得严严实实。这还不够，山藤就像在菜地里种的豆荚一样，能在大樟树根部又长出一根分枝，爬行于地上，将距大樟树有近二十米远的另一棵树也缠绕住，缠到树顶，两边的山藤在两树的树冠之间交叉扭合在一起，让人看了不知是这两棵树维系了山藤苍老不朽的生命，还是山藤维系了这两棵樟树不被霜风雪雨所摧残。总之，它们相互之间的不可或缺，应该是一个十分客观的事实。否则，如何能够如此相互依赖地得以生存与延续？

两株被山藤缠绕的樟树，大的在上，小的那棵在山坡下，只是山坡并不陡峭，较徐缓，没有突出地面的沟沟坎坎，那地面，倒是被阴森的树冠覆盖得因见不到阳光而生长不出植物，尽是落叶与枯叶，以及鼓突出地面的树根，鼓突得高的树根，外形如岩石一般，上面尽是岩状的裂纹。正因为有一个如此阴森的地带，路过分水岭的人，在大热天，会结了伙——单个或两三个人是绝对不敢——钻入树冠下，头枕树根，伸直双腿，躺在树根上好好歇息一番。一些胆子大的小孩，会在许多大人的说笑声中钻到树洞里去，大声地叫喊，倾听树洞里发出变异的声音。由于有了这样一个被树冠荫庇的地方，流传下了许多难以考证的传说，其中也有与太平天国将领康王汪海洋有关的，当然也有属于痴男情女在这儿如何如何的传说。总之，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怀念与保存的地方，所以，在大炼钢铁时，就从来没人敢想到要把这两棵大树砍倒投进炉里。

再说，山里人对很有年头的大树，总怀有十分深厚与执着的

难以言说的崇拜之情，他们认为能够天长月久生存得这么好这么雄伟的树，一定得到了山神的庇护，或者说山神已经附体于树身，对它的不敬就是对神的不敬，而不敬所引发的后果，是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

却也是，这么两棵大树以如此的情景在山顶上屹立，实在是极其难得一见的。人们在这种现象上附着许多传说，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谁能忽视它们那种雄踞于山顶俯瞰众生的气势？对此生出种种情怀，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

对分水岭上的这种情景，只有第一次进山的人，才会投以极度的关注，而生活在山岭周围的山民，他们无论从哪个山脚登上分水岭，只是在风雨亭里歇歇脚，花一分钱向阿苦伯要一碗凉沁沁的山藤茶，咂咂茶水入嘴的滋味，而这种滋味则是外人难以享受到的。

这山藤茶，绝不是一般的凉茶，在煮茶时放入了切成片的老山藤，盛茶水的茶桶的左耳上，挂着个装谷壳的半截竹筒，在给人盛出茶时，阿苦伯会小心地用两指捏出几粒谷壳放入茶中。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其中还有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对此，生活在方圆百里的山民都知晓，瞧见茶面漂浮的谷壳，总有几分亲切之感。不明究里的外人，看到碗里淡褐色流汁上半沉半浮有几粒黄褐色的谷壳，想喝却又怕把谷壳喝入嘴中，总会脸露难色与不快。这时，卖山藤茶的阿苦伯老人就会轻声说：“头回过分水岭吧？这难怪。我勺里的茶，茶水上面是缺不得谷壳的，这还是康王时传下的规矩哩。”说时，口气总显得平和，隐隐地还会有几分自得，毕竟这种茶在别处是无论如何也喝不到的。

他会进一步解释：“无论你从哪个方向上岭，岭路都不短，爬到我这儿，大多都累得气粗气喘。喘着粗气急食茶水，最易伤